

● 暇观亭书话

读书的风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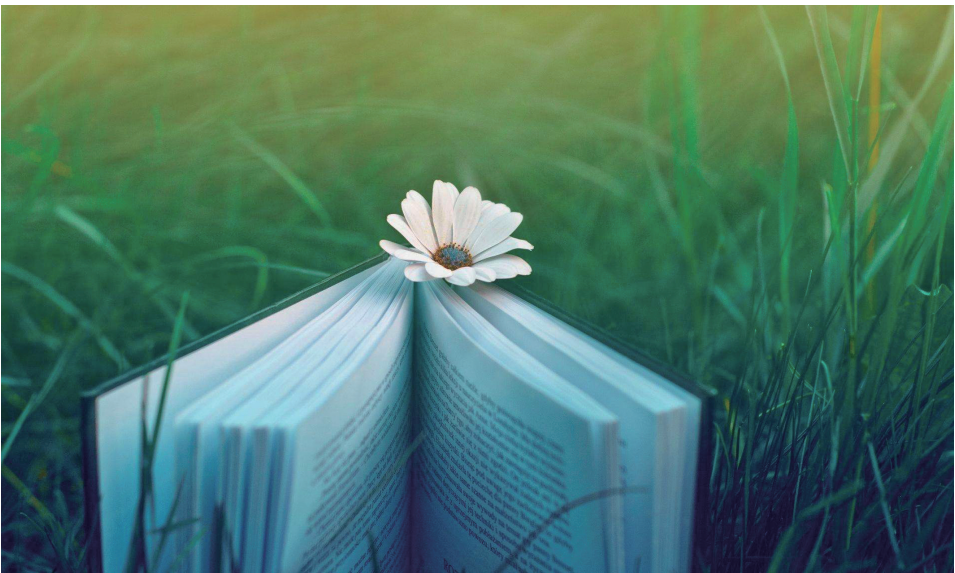
汪 翔

人与人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际遇、缘分，只要相互之间有共鸣，便互为对方人生中的风景。卞之琳《断章》诗道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这与辛弃疾的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、见我应如是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“我”和“青山”之间，互相对峙，互相观赏，“青山”是我的风景，“我”也是青山的风景。物与人相得益彰，就会融为一道和谐美丽的风景。

日出唤醒大地，读书唤醒头脑。

朱熹《观书有感》诗曰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这首诗把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生动。书与人互为风景，这道美丽的风景夹杂着油墨香，有花开花落，流水潺潺；有金戈铁马，旌旗猎猎；有银河星汉、宇宙苍穹。宁静的心态读书才能成为风景，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“头悬梁锥刺股”，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、全凭个人兴趣的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，以一颗淡泊的心步入书山小径，方能闻到路边淡淡的花香，听到芬芳泥土的呢喃，领略绿色蕴藏的蓬勃生机，在大自然旖旎的山水间寻得一份心灵的慰藉。

人是书的风景。如果没有读书人，再好的书也只能束之高阁，书架上落满灰尘，书页发霉腐烂，甚至被当成废纸清扫出户。正是书虫书痴的



翻阅，视书如生命，让书与人都进入光明通透的境界。

书更是人的生命不可或缺的风景，唯有书卷的濡染，书理的滋养，可以让你铅华尽洗，袒露真纯。读一本好书，就是站在思想的至高点去观社会舞台上的大风景，读风景中来来往往的人生。

一盏明灯，一杯香茗，一册在手，翻阅几则往事，咀嚼几段随笔。读书是一种高雅的享受，是思想碰撞、情意共鸣和灵感激发的过程。

书中气象万千。走进书的风景中，你可以和过去娓娓叙谈，探视成长的痕迹，重温生命的过程，也可以同未来神交忧欢，同悲同喜。你可以漫步自然科学的沃野，采摘你喜欢的奇葩异卉，遨游文学的汪洋，拣拾耀眼的珠贝。你可以抵达神往已久的乐园，甚至登临梦寐企及的峰巅。你一旦走进这五彩斑斓的风景，风景便装饰了你的人生。

翻开《诗经》，蓝天白云之下，一泓碧水悠悠东

流，雉鸣关关声中，河边一个青年小伙子顿生无限情思，河对岸悠然采荇菜的姑娘正是小伙子迷恋思慕的对象。读《三国演义》，风云骤起，烽烟滚滚，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让人惊心动魄。读《水浒传》，迤迤梁山，浩浩森水泊，纵横交错的历史画面，连缀着一个一个英雄好汉的故事。烟云笼罩中，也窥见一张一张国贼奸臣的脸。读《西游记》，浪漫主义手法，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，一座色彩缤纷、神奇瑰丽的天宫，一系列妙趣横生、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，奇幻世界中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。读《红楼梦》，亭台楼榭、佛庵庭院、繁花名木、鹤鸣鹿啼间，有千红一窟，万艳同杯。林黛玉葬花处，催人泪下；贾宝玉梦醒时，断人哀肠。读《白蛇传》，西湖的波光，金山寺的气象，你似乎踏上斜风细雨里的断桥，见证白娘子与许仙的倾城之恋。读《瓦

尔登湖》，你会看到一片幽寂神秘的森林，湖水纯洁透明，山林茂密翠绿，月光徜徉在湖面的粼粼波光之上，湖水倒映着森林的丛丛树影。面对纯美的自然，你的心灵也会回归纯净的世界。读格林童话，仿佛看到了雾中的镜湖，模模糊糊，偶尔几只鸟飞来停在被雾气笼罩的参天大树上。读《老人与海》，眼前展现辽阔的大海。老渔夫桑提亚哥站在最高的岩石上，望着水天一色的大海，模糊了视线，却燃起了心中的热情和希望。

读书的风景有距离一说。近视则暗，远观则明。聪明之人常站在书外而读书，有角度而读。苏轼的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揭示了读书也同认识事物规律一样，需跳出局限，走出狭窄的心境去“一览众山小”。王之涣的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既是诗人的人生总结，更是诗人对生活真谛的深刻揭示，也是一曲劝学词。

沉涵书中，如饮甘泉，如沐春风，如品香茗。我愿终生沉浸在书的风景里。

月光徜徉在湖面的粼粼波光之上，湖水倒映着森林的丛丛树影。面对纯美的自然，你的心灵也会回归纯净的世界。读格林童话，仿佛看到了雾中的镜湖，模模糊糊，偶尔几只鸟飞来停在被雾气笼罩的参天大树上。读《老人与海》，眼前展现辽阔的大海。老渔夫桑提亚哥站在最高的岩石上，望着水天一色的大海，模糊了视线，却燃起了心中的热情和希望。

读书的风景有距离一说。近视则暗，远观则明。聪明之人常站在书外而读书，有角度而读。苏轼的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揭示了读书也同认识事物规律一样，需跳出局限，走出狭窄的心境去“一览众山小”。王之涣的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既是诗人的人生总结，更是诗人对生活真谛的深刻揭示，也是一曲劝学词。

沉涵书中，如饮甘泉，如沐春风，如品香茗。我愿终生沉浸在书的风景里。

● 读《红楼梦》

严父贾政

黄三畅

贾政是个严父。不苟言笑，脸色严肃，一辈子不开玩笑的样子。大凡要把自己树立为正面形象的人，与他人在一起时往往如此，贾政要在子侄们中把自己树立为高大全式的光辉形象，当然也会如此。所以，平素贾府的人聚在一起，如果有他在场，大都会受拘束，“往常间喜欢长谈阔论”的贾宝玉，便“惟有唯唯而已”，“素喜谈论”的史湘云，“也自缄口禁言”。

其实贾政“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，因在子侄辈中，少不得规以正路”。作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，为了培养合格的接班人，他不能不这样表现啊，以身作则嘛。

贾政最看重的接班人当然是贾宝玉，看看他是怎样要求贾宝玉的。

他对贾宝玉学习上的要求，可以从大观园题匾额对联看出来。

大观园建好后，要题匾额对联，贾政带着一班清客前往，路遇贾宝玉，便命他跟着；因由是近来听说贾宝玉虽不喜读书，但有些偏才能，专能对对联，于是要试一试。试一试的情况是，贾宝玉题了什么匾额对联，或许还要发一番议论，说明缘由，受到清客们哪怕是由衷的赞赏，贾政也从心眼里觉得好，而且后来按贾宝玉题的定下来，但他的表态总是这样一类话：“不可谬赞。他年小，不过以一知充十用，取笑罢了。”“也未见长。”或以骂代赞：“畜生，畜生，可谓‘管窥蠡测’矣！”“无知的业障！你能知道几个古人，能记得几首熟诗，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！”或以否定代肯定：“岂有此理！”或者还要反问：“怎么不妥？”要其详细解释。或以肢体语言表示，如“拈髯点头不语”，“点头微笑”。这可以看做贾政对贾宝玉学习上的要求，真够严格了。贾政这样做，是要让贾宝玉戒骄戒躁，努力再努力，以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

贾政对贾宝玉思想道德上的要求，可以从他毒打贾宝玉看出来。

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找到贾政，说他们府里的戏子琪官被贾宝玉藏在贾府，贾宝玉说“不知此人”，忠顺亲王府里的人以琪官的红汗巾也在贾宝玉腰里来证明，贾宝玉认为这样的事他也知道，“大约别的瞒他不过”，就说出了琪官的下落。贾政见贾宝玉陷入这样的纠葛之中，“气的目瞪口呆”，打算送走忠顺亲王的人后就教训他。后来遇见贾环，贾环告假状，说“宝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未遂，打了一顿。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。”贾环话未说完，贾政便气得面如金纸，大喝“快拿宝玉来”，准备开打并说

● 读书笔记

“一字不改”的风骨

唐宝民

吴兢是唐武则天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。据《则天实录》所载，长安三年，为了打击皇太子李显（即后来的唐中宗），张昌宗找到了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，许以高官为诱饵，让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戡密谋。迫于张昌宗的权势，张说无奈应允。后来，在起居郎刘知几的劝说下，张说在作证时才没有按照张昌宗的意图做，而是说了实话。张说后来官至相辅，权高位重，看到《则天实录》中的这段记载，自觉有损自己的伟大光辉形象，就多次暗示吴兢，令其进行删改。但吴兢却不买他的账，义正辞严地说道：“是敕书之，非刘公（刘知几）修述，草木犹在，其人已亡，不可诬枉于幽魂。”始终没有改一个字。

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，晚年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定居，因当时正值抗战时期，物价飞涨，所以他一直在穷困中度日。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也依然没有失掉自己的风骨。陈独秀曾编写了一本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，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此很感兴趣，亲自批示，预支了2万元稿费给陈独秀。后来陈立夫认为这

了谢绝别人劝挡他打宝玉的硬话。待宝玉被找来，他就喝令“堵起嘴来，着实打死”。小厮们不敢违拗，把宝玉按在凳上，举起大板打了几十下。贾政还嫌打轻了，夺过板子，自己咬着牙狠命打了三四十下。众门客见打得不详了，忙上前劝动，贾政的一番话令众门客汗颜：“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！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，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。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，你们才不劝不成！”不久王夫人来了，见到宝玉情景是“面白气弱，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迹……由臀之胫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无一点好处”。

贾政之所以要这样教训宝玉，是因为他和宝玉老账又算新账一起算：“在外流荡优伶，表赠私物，在家荒疏学业，淫辱母婢。”宝玉犯的，可是大损特损封建礼教律条的大罪，依贾政的思维逻辑，如果贾宝玉照此路走下去，就会“弑君杀父”。作为封建礼教卫道士，一个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合乎封建礼教的父亲，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当然不能容忍。“棒棒棍棍出好人”，自古以来是很多人崇奉的教育理念，贾政也不例外。

再看贾政是怎样对待贾环的。有一次，贾政“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”，便喝令小厮“快打，快打”，“贾环见了他父亲，唬的骨软筋酥，忙低头站住”。可见平素贾环见了贾政，是如老鼠见了猫的，这当然是贾政对贾环“严”的结果。

在一次击鼓传花的游戏 中，落在贾宝玉手里后，贾宝玉不想按游戏规则说笑话，而是作了一首诗，受到乃父的奖励。后来花落在贾环手里，贾环便也作诗一首，“贾政看了，亦觉罕异，只是词句终带着不乐读书之意，遂不悦道：‘可是弟兄了。发言读气总属邪派，将来都是不由规矩准绳，一起下流货。’”还嘲讽他俩是“难兄难弟”，“难”是“难以教训”之“难”。可见贾政对贾环也是给予极大希望的，希望他也“乐读书”，又希望他循规蹈矩，做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。

可惜贾政对贾宝玉给予的厚望终成泡影，虽“兰桂齐芳”，贾宝玉科举上了榜，最后还是出了家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但贾政“严”得过分，造成贾宝玉的逆反心理，也是其一。

贾环更没有什么美好结局。虽然贾赦曾预言“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呢”，但贾环并没有得到这种“世袭的前程”，科举上也没有作为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，贾政对他只有“严”而没有爱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● 新书赏析

趣味与厚度

——读辛德勇《蒐书记》

路来森



《蒐书记》（九州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）是一本书话集，记述了辛德勇先生近些年“搜书”的过程。全书分为四集：访书偶记、得书东洋、藏书杂谈、读书记忆。内容极其博杂，搜书、藏书，版本考证、书籍印刷、书籍装潢，以及“书来书往”之间所发生的文人轶事等等，皆在其叙述之中。“藏书、搜书”，很能见得出辛德勇先生的“藏书观”和“搜书观”。

辛德勇的“藏书观”，与一般的藏书家似乎不同。许多藏书家，藏书是为了增值，以便从中牟利，更确

切地说，这些所谓的“藏书家”，本质上就是一位“书商”；这些人，对于自己的藏书，是藏而不读，或者，读之甚少。而辛德勇先生的藏书，是为“读”而藏，藏是为“读”服务的。他说：“先读书再藏书。藏书首先是为了读书，其次才是藏书。”当然，辛德勇爱书之内容，也爱书之形式，一些罕见版本，或者特殊版本，他也收藏。收藏起来，即使不读，也可作为“清供”，以供暇时，赏心悦目，怡养性情。

这样的藏书观，也就决定了辛德勇不同于一般藏书家的独特的“搜书观”。他并不特别重视珍稀版本的搜集，不趋大流，而是独辟蹊径。搜书，是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服务，然后，才顾及其他；而古书、线装书，他则本着“人弃我取”的原则，“捡人家扭剩的瓜蒂”；他特别重视“丛书零种”，和“残本书”的收藏。他认为，这些书中的“初印本”或者“校正本”，往往存在着重大的文化价值。

辛德勇“谈书”，颇具特色，无愧于历史学者的职业身份。每本书，除进行版本考订，基本内容介绍外，重点是由该书拓展开去，介绍与该书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甚

至于贯通古今，知人论世。

对于这种“谈书”，他自谦之为“书外边的闲话”，并且解释说：“至于因得书翻书而触发的一些杂乱感想，原本既略无深意，都是家常的话，姑妄听之置之可也。”其实，会心的读者自会明白，这些所谓的“书外边的闲话”，才真正体现着作者对于一本书理解的广度和深度。对此，我们不妨看一下他对日本作家卫藤利夫《鞆鞆》一书的解读，和对西洋人萨克·凯特勒《保定惨案》一书的解读，即可明了。

辛德勇解读一本书，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常常“歪出一笔”，对当前学术界、文化界的种种现象作一番评价。例如，一度流行的“论语热”，当代“影印本”书籍的出版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谈“书”，而不拘泥于书；联系现实，让“书”为现实提供一面“镜子”，以便映照现实，认识现实。

在该书“自序”中，辛德勇先生写道：“买旧书，并不仅仅是拥有或占有，更多的是趣味。”如果说“搜书、藏书”彰显着先生“趣味”的一面，那么，“谈书”就彰显着先生作为历史学者的“厚度”——阅读的厚度、文化的厚度、思想的厚度。